

好大一棵树(下)

□ 刘长彦

张主任名叫火木,是当年有名的写材料一支笔。他那年四十左右,微胖,说话低声哑气,讲话前总要先清清嗓子,讲着讲着话又缩了回去又重新开始咳嗽一声。他写的东西印成铅字,装订成大会上发行传阅。然而这些东西用张主任说法,是叫“材料”,不算文学,也不叫创作,甚至连文称不上。张主任不甘心这些繁文缛节,曾对我们几样文学志趣的人倡议说组织个诗社,就像《红楼梦》那样。他的倡导得到老刘、老郭和我热烈响应,并诗社名为“药花”,笔名岳华,大家统一用笔名往报端。

老刘和老郭都曾是部队里的文创骨干,当时都在公下工作,业余时写点小诗或小通讯,报刊上也间发表些“豆腐块”。他俩还都有着浓厚的部队情结,现在老郭的军帽和老刘的军用大头鞋。老郭的头军帽戴一顶军帽,当年,出纳钱柜、会计账本和老郭军帽是神圣不可随意掀动的。与老郭头上“四季帽”不同,老刘的大头鞋只在春节前后露露脸。当门廊里踢踢踢脚步声时,我赶紧打开门锁,一只大头鞋气活现地伸进头来,随后跟进来老刘和一团腊月天风。老刘进来却不落座,只是快速踱动桌上的报纸,又写了些甚?不等我回答完,又一个军人般转身走去。门廊里又响起踢踢踢脚步声,好似他写进寺里的平平仄仄。

我和张主任合写过一个剧本,以县城内发鸠山和真海的故事为背景,剧名《苦海余孽》。我往剧本里去大段诗一般唱词,对我搜肠刮肚辗转反侧执笔的张主任从不怠慢,都认真看完,又跑去征求编剧张振南、葛来保的修改意见,刻写蜡板,油印成册,同的小剧团中分配了角色,似乎就要好戏登场了。竟没有走上舞台,只在市里《戏剧资料》上登载,给稿费,锻炼了写诗,算没白忙活。现在翻看,戏词华等同写诗,那时稚嫩,可见一斑。

当年和我同在办公室的还有贵兴。不会写诗的贵兴手好字,还通晓几种乐器。我们在一起闲聊时,他一支“大光”,在香烟袅袅中说起自己乡下的老二要为省点电费,黑夜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还不时中针把灯头往下按按。“唉!每月32元工资,除去抽伙食费能给家里老小剩几个?不像你,城里的如同公司当年诸多看不到前途不辞而别的临时工贵兴也在一天杳如黄鹤一去不复返了。逢阴月司临街大楼后墙上“抓钢治国”的大字在淋湿的灰后后露出来,多才多艺、憨憨厚厚的贵兴也一起眼前晃动。

一日晚饭后,我去公司加夜班。喷水花池的台阶上,人正在静静地拉二胡,他是贵兴。我听不出拉的是曲子,只见他的手指在弦上快速地滑动,幽幽咽咽、不绝仿佛一声声意味深长的叹息从手指间流出,弦声声声,似诉平生不得志……

我们的任务是给领导写一个现场会讲话材料,我贵兴誊写。午夜十二点,厨房王师傅喊吃加班人两碗热腾腾的炒片。王师傅的炒片有百般回家时走在空荡荡的南大街,寂寥的街巷满是炒的味道。

南街口往西,拐上当年还是黄土覆面的长横公路。郭,一弯冷月挂在西天,勾勒出路边线杆和钢剪影,像踮踮两头黑黢黢的巨兽。路沟下的玉菱枝出簌簌声响,夜风送过来一阵阵南关麻池的水腥整个世界仿佛只我一个夜行者,我独自享有这样的任意绪天马行空般驰骋纵横,想人生,想前途,向向迂远喧泄无声的呐喊。

老槐树的叶子绿了黄,黄了又绿,时光与变革在枝快速流转。当批发大厅的卷闸门哗啦啦扯下来时,了半个世纪的药材公司也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被吞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曾经的年车马龙,曾经的琳琅曾经的顾客盈门,只剩下空空荡荡大院中几只麻叽喳喳,和一声叹息。

一个被开放时代抛弃了的单位,没人再能挽救它的南大街却是异常繁荣。水果摊贩的叫卖声,戴凉帽

卖盆花与摆旧书摊争地盘吵闹声,红色大发喇叭的催促声,与天王寺前炸肉丸子袅袅升腾的油烟交织,继续在一起,亲吻着人们的耳朵与鼻孔。临近年关南大街更是摊贩云集,噼噼叭叭鞭炮声不断,街头上飘散着呛鼻的硝烟。紧闭的公司门前台阶上,几个无所事事的老头坐着抽烟侃侃,与忙忙碌碌的南大街人流形成鲜明对比。摊贩消失后,街两边店铺林立,爱民鞋店、杨广服装、爱华烟酒……林林总总。买卖最好当数对面小雪饭店,女老板并不势利,看见我们这倒闭单位走进来,脸上依然往日那样笑成一团花:“来了,楼上雅座请!”猪肉,香椿炒鸡蛋,西芹炒肉,简单实惠。酒当然不能少,单位兴时喝“杏花村”,单位亡了咱喝“老白汾”……只有在遇到儿女嫁嫁时职工们才又重聚在一起,杯觥交错、谈笑风生中却很少有人涉及公司话题,仿佛怕一不小心惊扰了早已落定的尘埃……

我是在北京的儿子那里得知公司要拆迁消息的,回来后拆迁尘埃已经落定。眼前一片瓦砾,让人想起《红楼梦》里那句“忽喇喇大厦倾,好似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些牡丹、芍药哪儿去了?还有杜仲,黄柏,丁香、合欢,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都到哪儿去了?只有老槐树还固守原处,曾经围绕老槐周边趾高气昂要与它一争高低的榆、杨、柳、洋槐们都踪迹皆无,大约不是被发配流放异地它处,就是做了烧火的木头。

没有了高矮新旧回环错落的民居遮挡,眼前一片开阔敞亮,甚至能看见西边不远处我住过的老屋。老屋储藏着童年和少年的时光。那时,我常常在老屋的土阁楼,眼睛越过差次房脊眺望老槐树葱葱郁郁的巨大树冠和枝头鸦雀鹊巢,老槐树似乎也在和我翘脚对望。哥哥在阁楼上用水彩描画“钟馗捉鬼图”,老槐树下有个专门收买他作品做年画出售的“粉丝”。有月亮的夜晚,老屋这里我们十几个同在解放后出生,被喻为是“红旗下的蛋”们就叽叽哇哇聚在一起,董姓大姐怀中搂抱着一个,捂着眼睛左右摇晃且口中念念有词:

咯嗒嗒,捂老猫,

三家有卖油火烧,

哇——喂!

去啦……

手一放,怀中“老猫”箭一般射出。总有一个倒霉蛋被“老猫”当场抓住,嘻嘻嘻嘻,哈哈哈哈哈,众蛋们乐成一团。老槐树梢上的月亮也在笑,把千古银辉洒下来,昏昏晃

晃都浸在奶一般月辉里,粘稠,甜腻。远远地,有柳子和二胡声传来,那是瞎满则在说书。这位盲艺人除了眼睛不管用,说唱拉敲打,手脚身段全套功夫,偶尔还插科一段小孩们听不懂带点荤味的段子,逗的大伙捧腹而乐。瞎满则就住在老槐树不远处,我曾碰见他公司后面的胡同中行走,那时由于运动,早已不说书,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在眼前探摸,似要扯下眼前遮挡他的黑幕。

过大年永远是童年最美好的记忆。当鞭炮噼噼叭叭响过,我穿着母亲纳的有点夹脚的新布底鞋,踩着年三十落下的瑞雪,咯吱咯吱往老槐树下的关帝庙跑去。关帝庙那时是县委党校驻地,父亲是党校副校长,他的文件柜里放有我看半懂的《一百二十回水滸》。穿过麻池坡(如今府前广场),曲曲环环的巷,高高矮矮的土屋都被瑞雪装点一新,与家家门上的春联相映,白雪红梅,童话般美妙世界。和父亲同值年班的是党校姚秘书,他与父亲围坐在火炉旁,一壶大叶茶煨在火边咕咕咕响。看见我进来姚秘书咧嘴一笑,露出被那时的“白兰”烟或是大叶茶渍黄的牙齿,他从披在身上,当年很时兴的裁绒领小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崭新五角压岁钱。父亲忙欲阻止时,我已拿在手里。屋外,老槐树的方向,传来卖麻糖小贩甜甜腻腻的叫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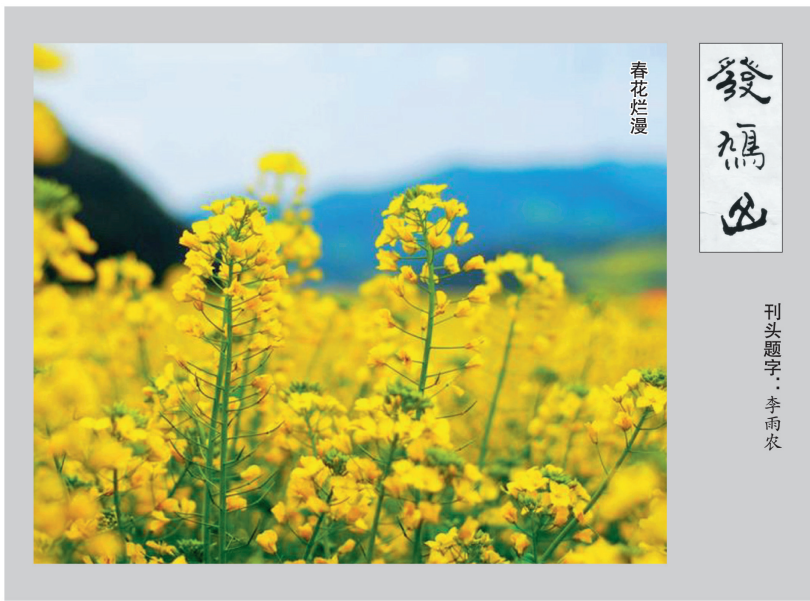
麻糖来,麻糖! 坡底麻糖! 三分一根,一毛钱四根

……

比起老槐树,人生是这样短暂,转眼我已从一个稚气且喜欢幻想的少年走成了苍髯老者。但我并没走多远,从县城西大街的老屋出发,北街城关关小,东街长子中学,再从南大街的新居到药材公司,围绕老槐树转了一圈一圈的人生年轮。这段路走了这么长这么久,如今回首一望,似乎也只是旦夕之间。退休后这些年,趁老槐树休眠的冬天我去在北京定居的儿子那里,可还没等老槐树完全苏醒,老伴就像已听见了呼唤,催促说咱该回老家啦,你看小区院中桃花开了。

是啊,老家的桃花也开了!还有芬芳满街的海棠花,木兰花,金山银山的连翘花,梨花,花团锦簇,花香沁人。这些年家乡美景的变换与祖国建设同步进入了快车道,一天天发生着巨变。

拆迁后的南大街却不再有往日的喧闹红火,只有隔离带两边汽车如过江之鲫呼啸驶过。晨时经过南大街,我习惯地透过隔街围墙上小窗小窗眺望:老槐树撑着巨大绿伞,站在一千年也决不挪窝的老地方,老朋友般笑吟吟看我。



春花烂漫

發
馮
出

刊头题字:李雨衣

跳上岸的阳光

□ 刘青云

阳光像背负着一种使命

当早晨一束阳光照在乡村那是从东边山头冒出的光穿透力极强的光穿透村庄那一片密密的树林金光闪着与清澈流动的河水映照着阳光如倒影落入河内河水泛起的亮光犹如阳光跳上河床

这是早晨最初的阳光

当阳光落进河时天空的云也落进河里河不深它是从清浅流向更深阔之处也是从过去流向未来

阳光也如此

过去的升起与落下

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

它如梭子般日复日来复年来回穿梭

风雨无阻 倒像是背负着一种使命

谁有疑问 万物生长靠太阳

阳光是不可缺的 山水草木也如此

虫鱼鸟兽如此 人更如此

没有阳光 没有阳光照耀

世界一片混沌 哪里谈光明

谁能否定

落叶落日与小河

叶子簌簌地斜着落下来

落日在西边山头徘徊

光秃秃的山头寒气凝结

黄昏临近 树叶飘在河面顺流而去

夕光在河面飘逸 反射着亮晶晶的光

枯黄的叶子 沉没的夕光

在河面不甘心地跳着

它似信非信 这是它最末的时刻来了

但无论怎说 叶子的落下和夕光的返照

像失足者般无力挽回暂时失落的败局

要么选择飘向遥远 要么选择沉落永久

这些想法不可思议 它都会抛弃

想想走过的日子 已去而不返

如果将来 还有新生事物应运而生

看看河岸上的草 虽枯而待荣

还有半埋在土里的石头

总是睁着永远胜利的眼睛 仰望苍穹

河水虽小 但心想得长远而大

总会有一天

会像烈马一样咆哮

像群马一样奔腾

蒸 黄 蒸

□ 马景兰

黏的,母亲一边推一边用笊帚打着,不让被碾压的黍米掉到地上。看到大部分成粉状,她就开始用罗(一种很小的筛子)罗面,先把碾子上最外边的成粉状的黍米收集起来,一筛一筛的罗。这时你就会看到簸箕里细细的,橙黄橙黄的黍米面,一点点的增多,碾子上的黍米在逐渐减少。就这样直到碾子上的黍米会吻合筛筛目,黄黍面才算

魂牵梦绕的地方,这大概就是母亲每年坚持要回家过年的缘由吧!

终于轮到我们家了,前一天就开始准备了,母亲先从邻居家找来土坯,借来铁链子,请人帮忙,用上柶在院子盘一个炉灶,用柴或用碳都可以。傍晚时分,把蒸笼从上一家担了过来,放在炉灶上,再用泥把缝抹平,就等

黄蒸,北方过年时,一种特有的蒸食,和饊齐名,那几乎是家家户户过年必备的,大人,小孩都喜欢吃。记得小时候,过年是一年当中最期盼的事了。才进腊就会数着指头盼盼,盼着快点过年,穿新衣服,吃还能挣压岁钱,那应该是人生中最好的时光吧。记忆最深的,应该是每年腊月蒸黄蒸。进入腊月,每户最繁忙的时节就开始了,磨面,蒸黄蒸,备年货,杀猪等等。那时我们住在县城,父亲上班,我们上学。但是,过腊就回老家去,那里是我们的根,有亲人,有乡邻,有乡情。腊月初八,其实刚进腊月,母亲就忙开了,她

全面张罗。大人们捏的真快,不一会儿簸箕里,缸里三层外三层,一圈一圈排满了,真是壮观。蒸笼真是大,一共三层,大人们把捏好的黄蒸一摆上去,一层能放下二三十个,等水开了,再把笊箕一层层抬上去,盖上盖子,灶火里噼里啪啦烧的真旺。会儿,黄蒸出锅了,孩子们当然先开吃,好软的黄蒸的豆馅。大人们一边吃着,一边说着,手里的活不停。蒸黄蒸的同时,蒸饊的面开始试饊,因为发酵天了,面有点酸,用碱面综合一下,去掉酸味,蒸出饊还能开花,即漂亮口感又好。一般黄蒸三四要蒸的多,因为饊不仅自己吃,还要用来走亲戚。院子里放两个蒸笼,上面放上粗土坯,把去